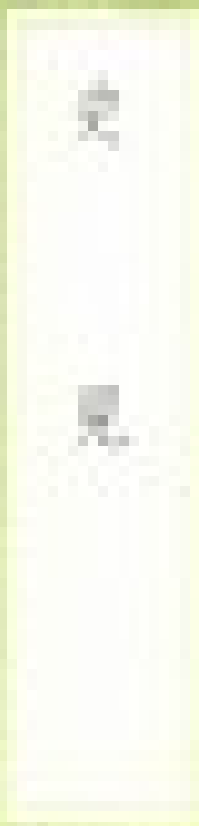


史

見





史

見

陳遇夫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史見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史見卷一

周室封建

清 新寧陳遇夫交甫撰

封建古制也。夏商以前闕其文。秦滅其典。漢以後失其法。後世遂以周之積弱。失在封建。不知東周之弱。而不亡者。封建之力。而西周之亡。非亡於弱。亡於彊也。鎬京土沃而俗武。據千里形勝之地。以東制百七十五十里之諸侯。何患弱哉。周之制。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大夫士。田祿有常數。庶人一夫百畝。皆有定分。列國所貢。則因其土之產。而王國所無者。以供祭祀燕饗之需。非若後世征山海。權百貨之可以羨餘進也。苟天子多求之。勢將無所出。今觀雅詩所載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噫。亦甚矣。諸侯知力之不足以供。而懼禍之先及。故相率而不朝。其詩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諸侯之不朝。非故爲抗也。周激之使然也。史稱纣王下堂見諸侯。王室始卑。而猶能北伐太原。至於兪泉。獲馬千匹而歸。使王室卑。其能遠事征伐乎。及厲王流穉。周召共和。天下諸侯。不聞有乘間覬覦者。嗚呼。使無封建。則匹夫羣起之禍。不待秦二世矣。東遷而後。失形勝之地。上無賢君。下無良臣。紀綱不立。內難屢作。寄命諸侯。安得而不弱。不然。商之諸侯。不滅於周。而不聞商之失於積弱。蓋積弱非關封建明矣。夫古未有紀綱不立。而可以國者也。東周之紀綱不立。而猶綿延數百年。則封建之力也。而豈封建之失哉。

唐志論

予讀唐志而知三代之可復也。三代良法皆本於井田。而後世所畏爲難而不敢爲者。乃唐制固近之。唐授田之制。丁男一人。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老疾及寡。遞減之。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田有餘。以給比縣。其更易也。以十月歲終。具民之年與地。又計來歲之民地。課役以報度支。其仕者。內官給祿。外官亦予田。至府衛之兵。則一寓之農。聯以火隊。鉗鋸斧鑿。槽幕羈絆。皆有定數。其事若甚繁。然自唐行之百餘年。不見其繁。而祇覺其易。兵雖多而不費。官不濫而易祿。其時風俗淳美。外戶不閉。行千里不齎糧。刺史縣令。惟以年豐民安爲上考。訪遺逸。勸農桑。行鄉飲酒禮而已。嗚呼。何其盛也。唐承兩晉五代大亂之後。典制蕩然。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雖勵精爲治。而學術未醇。房杜救時之相耳。乃因周隋舊制。更張而綱紀之所及。已如此。況聖君賢相。講求先王之治者哉。大抵先王之治。安民而已。其立法也。始雖若繁難。然法立而民安之。故可經久而無弊。後世之法。其始雖若簡便而易行。然法立而民不安。不安則奸僞起。奸僞起則變法以防之。防之術益多。而奸僞益甚。蓋愈煩愈弊。以迄於亡。必然之理也。噫。後之冥悍者。無論已。卽讀書談道之士。亦多惑於流俗之言。而以師古爲迂。見七國之發難。則以爲封建不可行。見新莽之分田。則以爲井地不可復。此與因噎廢食無異。悲夫。後世有意先王之治者。考唐室之制。而變通之。用其善而去其弊。亦可以治天下矣。雖謂三代不遠可也。

史、正名分之書也。而難於正亂世之君臣。史失其正。然後正統之論作。歐陽子之進秦、隋也。以其一統也。其進魏與梁也。以其時無如是之強者也。夫苟視強者而歸之統。則正統之論可不作也。章子霸統之說。謂篡弑暴亂與偏安而非其正者。不可與三代並也。故別之爲正統霸統。霸統云者。猶曰非其正耳。而蘇氏又從而非之曰。正統之名。猶曰有天下云耳。夫有天下而遂名正統。則誰不知之。彼稱帝則帝之。稱王則王之而已。正統之論。又可不作也。蘇子以正統者。名之所在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於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嗟夫。聖人以名爲教。亂臣賊子。不敢肆者。畏其名也。名當其實。則名正。名非其實。則名不正。若輕與其名。而陰求其實。則是名非其實也。且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則已耳。設角立不相下。則取義正言順者乎。抑取僭竊者乎。此安可以強弱論也。如以強弱論。苟始強而終弱。或始弱而終強。必既與之而又奪之也。循蘇子之說。勢將至乎此也。子長列項羽於本紀。其意亦以當時無強於羽者也。不惟君臣大義。而姑與其一。日之強過矣。說者曰。秦滅政山頂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項繼秦。編年法也。吾意不然。據史。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八月。武臣起。九月。沛公起。沛。項氏亦起。江東二年四月。沛公見項梁於薛。六月。沛公如薛。與羽共立懷王。羽與沛公比肩事之。羽不得臣沛公也。破秦正月。尊懷王爲義帝。分立諸王。則王諸王者。義帝也。四月。漢王就國。五月。還定三秦。至二年十月。義帝弑。漢遂伐楚。入彭城。羽未嘗專制天下。安得繼秦。且項氏世爲楚將矣。義帝楚後也。子房以五世相韓。求立韓成。成死而委贅於漢。以報項。視項氏何如哉。諸將之奉義帝。以爲名也。項氏之奉義帝。則分也。義也。君臣之分定矣。而

弁髦棄之。此在他人且不可。況羽乎。初義帝約先入關者王。關中沛公先入。羽意不悅。而惡負約。名曰巴蜀。亦關中地也。乃以沛公爲漢王。羽之剛悍自用。猶以義帝一言。不欲顯背之。亦見公義之在人心矣。剛悍如羽。終身不敢稱帝。羽不稱帝。而作史者列之。豈理也哉。王莽之亂。更始伯升皆宗室。而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伯升與世祖北面臣之矣。後伯升見誅。世祖迺貳於更始。世祖之卽位也。使使徵鮑永。永收繫之。遣人馳長安。知更始已亡。乃出其使。發喪罷兵。封印綬。詣河內。世祖問其衆。永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世祖不悅。時更始河內太守守懷。攻之不下。使永說之。守降。乃喜而賜永洛陽商里宅。永固辭不受。後爲司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之。永曰。豈有北面事人而過墓不拜。雖獲罪所不避也。拜泣而去。嗚呼。亂世君臣。知大義不失節者。永一人耳。世祖不以爲賢。而反見嫌。則君臣之分。不明於天下久矣。義帝之不得爲君。與更始之不得爲君。一也。向使羽知大義。一時賢將相維持調護之。平暴亂。一海內。而歸之義帝。王室治。則退居西楚。如西伯之專征。亂則攝天子之事。負扆而朝諸侯。終身不失臣節。雖伊周無以加也。而豈所望於羽。後唐莊宗破梁。欲稱尊號。張承業曰。吾王世忠唐室。今遵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不謂宦者乃有此言。惜乎莊宗不足語此也。此義不明。遂至見利不顧。放弑相尋。置如弈棋。而棄同芻狗。人道漸滅。禍可勝言。乃作史者。不正其義。以教萬世。反視強者而姑與之。是遵何說哉。夫史是非之衡也。史失其衡。則是非聚

訟予少時曾見世史類編一書自唐滅削朱梁以沙陀李氏繼之沙陀滅削晉漢周以南唐繼之南唐滅而後授之宋謂南唐唐宗室也此又矯枉之過歐陽公去五代未百年而南唐世家不直書爲唐宗室其是否未可知也然卽唐宗室亦不可繼大統或曰蜀漢繼漢而南唐不繼唐不同乎曰不同昭烈仕於朝屢立戰功受獻帝密托誅曹以安社稷事不可爲開關楚蜀討賊之義聲於天下不篡而昭烈繼宜也知諧遠竄江湖唐室之興亡無與焉幸值世變藉力徐氏奪徐而因以篡吳原其志特僭竊耳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惟功德及天下與大義伸於天下者得有之而豈私於李氏哉噫此又統之一變也

前漢書論

君子不幸而仕衰世國事日非天子孤立流涕痛哭而譴戮隨之一旦國破亡則櫻鋒鏑昌矢石九死不悔而小人者方且崇高富貴極聲色玩好之奉偷生苟免視宗社危亡若秦越人嗚呼君子何樂而爲此夫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惟賢者能自中材以下視利害相去千百鮮不易慮所恃史官以名賞罰之使易世而後覽賢人君子之行莫不掩卷太息徬徨不忍去而於小人之覆國者如見穢物若將浼焉故雖小人亦有所憚而自愛其身後之名蓋史之權足以維綱常扶名教如此予讀班氏漢書未嘗不恨孟堅之非其人也元帝時石顯用事京房以明易召見內殿委曲曉譬上始然之而優柔不斷房卒爲顯所陷固以爲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搆怨彊臣罪不旋踵誠如固言是彊臣必不可犯也勢必拜其塵山其寶而後已也王章剛直敢言以司隸遷京兆尹彈劾其職也而曰不量輕重夫忠臣事君惟義是

視豈量輕重哉。量輕重而後行。鄙夫患得患失之所爲耳。子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愚者不量輕重而行者也。量輕重而後行。則龍逢比干。皆千古之妄人也。章之極論王鳳也。帝感寤欲斥之。使章言得行。則王氏之禍不至。滋蔓難圖也。董賢以嬖臣封爵。王嘉爲相抑止之。何武已爲三公封侯矣。哀帝末年復爲御史大夫。時王莽就國。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聽。值哀帝崩。太后召莽入。誅董賢。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武以爲惠昭少主之世。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今成哀比世無嗣。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而太后竟用莽。此皆義所當言。而此時其事。又大臣所宜言者。固乃曰王莽之作。內外咸服。董賢之寵。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武嘉身爲宰相三公。而不障。則又於誰障。毋惑乎劉輔鄭崇皆以狂瞽目之也。死生大事也。忠孝大節也。殉節而死。雖有他過。固將宥之。若龔勝拒莽。雖夷齊何加焉。而廷論爭言小事。曾不爲賢者諱。老父入弔之語。於名義何取。必污之而後快。是誠何心哉。東漢黨錮之禍。成於張儉成瑨。而始於李膺。破柱殺張闓。在諸賢亦未免風采太峻。嫉惡太甚。而范氏壯其節而略其過。以爲李膺振拔汚險之中。蘊義生風。鼓動流俗。使天下之士咸激從之。其論陳蕃曰。以邈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力也。夫陳實旣敗。一跌不收。羣閭愈肆。凌轢以至於亡。何力之有。而范氏以力許之何也。從來小人蠹害宗社。流毒生民。未嘗不畏天下之起而誅之也。卽幸而得勝。其中必有震悸不寧者。苟或繼之。未必可以再三徵倖也。獎忠義以勸將來。故權姦有所畏而不敢發。今以君子之一跌也。遂

以不量淺深罪之。是必袖手旁觀而後可也。不亦沮忠義之氣。長姦邪無忌憚之心哉。田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魯之不能討齊亦明矣。而大義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此春秋志也。且夫名者。人情之所重也。苟非下愚。莫不自愛其名。以魏武之忿。終其身不言禪受事。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賈充之弑髦也。假手於成濟。雖其母不使知。其母每及成濟之弑君。輒切齒唾罵。而不知其子之所爲。聞者皆竊笑。充既老。常以身後之謚爲憂。充佐其主。弑君篡國。何患不得志。而諄諄慮之。慮作史者之權。能發其隱而誅其後也。范氏而外。知此義者益鮮。陳壽作三國志。盛稱華歆清純德素。無一貶辭。歆始從袁術。術敗而歸孫策。已而又歸曹。伏后之弑也。歆勒兵入宮。壞戶發壁。牽后而出。此盜賊所不忍爲。而歆爲之。其清純德素。固古所未聞者哉。嗚呼。史之失其權也久矣。後之如固與壽者。又曷可勝道哉。

後漢書論

魯論有言。子不語怪何也。說者曰。怪異亂常。語之人將惑而駭之。故不語也。吾意不然。夫既有其事矣。聖人一言以示天下。則可無惑。可無駭也。而故不語之。則且益惑之。而益駭之。何取於不語也。聖人之不語也。謂其不足語也。天地大矣。無物不有。少所見則多所怪。苟習見之。是皆不足怪也。今夫陰陽之氣。薄而爲風。激而爲雷。凝而爲雪。散而爲雨。使閒世一見。未有不怪也。唯習見之。是以安之爲固然。其於人物也亦然。人鬼之各如其常。鳥獸土木之各肖其類。必然之理也。天地不能有正氣而無雜氣。猶人不能有和氣而無沴氣。故無形者忽而有形。有形而或非其形。無聲者忽而有聲。有聲而或非其聲。偶然之事。亦

必然之理也。孔子作春秋不書，而左氏書之，世或疑其浮誕，而不知深得聖人之旨。何也？彼以爲偶然之事，聖人略而不書，聖人不書，天下後世必有從而書之，且附會而甚其說矣。是故趙氏之厲，彭生之豕，申生之登，僕伯有之介行，與夫神之降，石之言，龍蛇之妖，皆直著其氣機感召，天道報復之所必然，使信而有徵，而參之時事，以寓補救修省之意，斯善於言怪矣。故曰：得聖人之意者，左氏也。若夫方技之屬，爲妖爲幻，古固無之，卽有亦在所不書。史載方伎，自范蔚宗始，所錄多不經，而載費長房劾繫東海君，東海大旱三年，此齊諧所不道，謂之爲史可乎？古人辨黃帝鑄鼎事，是寓言，如女媧補天之類，此善讀古書者。卽今釋道諸家所述幻怪之說，多屬寓言，而昧者以爲真，讀書而爲書所愚，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晉史踵之，杜預蛇吐，賈充鬼責，禰山破敵誦經脫械，甚至劉聰子約，喪心狂語，亦筆之于書，聰窮兇極惡，天誅不旋踵矣。彼鬼神何爲者？乃預建大國以寵之，是反禍福之帝，逆天道之正也。其妄不待辨，而悖理傷教，不已甚哉！自是而後，南北諸書，益紛紛不可勝數矣，則范氏啓之也。

五代史論

天下不幸無湯武之君，則必就其強而有力，可以庇民者而定于一。苟得強而有力者，而不能定于一，四分五裂，並爲敵國，則相其德之優劣，而考其名號所自出，設又不幸，而德同名同，莫能相尙，然後始視其勢之大小，與授受所自以別之，別之而勢小，而私擅其政，設湯武之君臨天下，則予以負固僭竊之罪，而不能辭。苟視勢之大者，其德其名，無以相過，而號爲共主，而僭竊之罪，獨歸之小國，則其心必有所不服。

于其名五代之亂極矣。大國小國皆無可取者。歐陽公列五代于本紀。而世家十國。十國封爵朝貢皆諱不書。曰以五代之君視十國。則五代之君未見遠過十國也。蓋式序懷柔之典不與焉。東漢劉歆義不臣周。以爲稍近正。而特異其辭于九國。故其論曰。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世。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不敢不慎。其義之嚴如是。故予奪皆當。而無所過。漢之三國。魏曹篡奪于德。于名無取焉。而陳壽作志紀魏而傳蜀吳。且以寇書寇吳。且不可。況寇蜀乎。習鑿齒謂蜀滅而晉興。晉當繼漢不繼魏。齒晉人也。善于爲晉。晉繼漢則爲正統。繼魏則爲篡統。壽既不明順逆之大義。而復不解大小強弱。無以相下之故。故旣名三國。而又賊蜀吳。不惟是非倒置。而亦適以自亂其例。魏收之作魏書也。魏宋通好。而書劉義隆遣使朝貢。自欺以欺人。徒爲後世笑。其譏毀南朝諸君。無所不至。比賈豎女子爭言。殆尤甚焉。而又何以爲史。嗚呼。後之言史者多矣。抑知史之難言也。吾故著歐陽公作史之意。以爲紀亂世之法。而又以爲非賢人君子知大義者。未可以語于史也。

刪史

古之書患其少。後世之書患其多。古之書典謨訓誥。舉大要而已。所遺實多。至義農則不可稽。學者惜之。自周末兵爭法令滋章。文辭煩密。策士縱橫。以言相布。文學之徒。爭以論說相高。自是而後。諸子百家。支離詭雜。淆亂日甚矣。甚至作史者。亦增華積靡。浮而失實。夫百家之言失實。闕之而已。史而失實。則無以垂法戒。而大義不明于天下。嘗考全史所載略言之。可刪者有十焉。子長史記。班氏譏其疎略。然世遠事

闕不得不爾。第不當紀呂后而削惠帝。故帝紀宜如班史。至褚少孫所補。則鄙陋無當。可刪也。班氏漢書。自武帝以前。襲遷史無所去取。其改者。貨殖傳及酷吏。不載張湯。杜周而已。夫游俠貨殖二傳。遷蓋有爲而言。又其時去秦未久。漢網疎闊。豪俠乘閒。竊利擅權。故存遷作。可見一時風俗。若漢書則直汰之可耳。至杜張酷吏。自有定論。豈得以子孫貴顯之故。出其父祖之罪哉。故班史續遷之未備可也。其竄改諸傳。可刪也。南北二朝。事既叢雜。作史者又少綜覈之才。是非失常。褒貶任意。魏收穢史。已見譏當時。沈約宋書。尤多繁瑣。李延壽裁爲南北二史。論者謂遠過本書。而又闕諸誌。常於宋魏隋史。博探諸誌錄之。歸於南北二史。紀傳則互相參考。汰其錯謬。則宋齊梁陳魏周齊七史可刪也。南北統分。勢不相下。故各以史著。其他僭國。不得別立正史。歐公作五代史。附遼耳。無遼史也。則遼初宜附五代。後則附宋。金亦附宋。不得爲正史。其世系官爵詔令。可存者存之。則遼金之別爲二史可刪也。取人以德不以言。其或紀實。則詔令以定民志。興行善俗。奏疏策議。明先王之教。切於國計民生。謂之有用之文。若詞賦之屬。連篇累牘。何所用之。曼倩客難。自以長才短用。作玩世之辭。原無深旨。而揚班崔蔡沿襲不休。卽以文論。已屬可厭。況列于史乎。若此類者。皆可刪也。文章關於國家。又視其當否。所言當存之可也。若魏晉五代篡奪相尋。而九錫禪位諸文。比德堯舜。頌功湯武。使讀者津津色動。以爲理勢所宜然。而因時會就功名者。恬然安之。而不覺其非。若此類者。又可刪也。史傳信而闕疑。彼太古之世。荒服之外。史官未備。典籍無徵。闕之宜也。乃作者偏以荒遠無考之故。而張大其辭。而牛首蛇身。槃瓠廬君諸說。誕妄無稽。若此類者。又皆可刪也。

百家方伎邪正各殊。班孟堅傳君平謂卜筮可以惠衆。有非正之間。依蓍龜以曉之。與子言依於孝。與弟言依于順。因勢導之。從者過半。此君平之賢。而班氏之善言卜筮也。卽以後漢一代言之。如郭憲之直諫。許楊之興利。李邵之廉潔。管輅之先見。可傳也。噴水匿形。是爲幻術。不足書。若鬼神之事。憑于人而徵於實者。以災異書可也。訛言竊語。亦筆之書。則愚矣。若此類者。又可刪也。五行五事。數本相配。災異之應。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第修人事以聽天。不必拘執天意。以強合人事。晉梁山崩。傳曰。山有朽壤而崩。君降服徹樂。祝幣史辭以謝過。如此而已。鄭視竈欲禳火。子產不從。旣而火。竈曰。不聽吾言。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不聽其言。亦不復火。石言于晉。師曠以爲工。築非時。必有非言之物而言。以諷晉之築虜祁。此修人事以聽天之說也。成湯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其爲天時人事也。湯亦或知之。而不敢曰予知。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不可知也。如必附會以實之曰。某災是欲某事。某災是主某事。是淺於視天也。則其修省無幾已。且據傳言之。亦多不驗者。劉向父子所見各殊。京氏更多乖戾。董生稱漢醇儒。乃高廟殿災。而勸武帝行殺。卒不免後世之譏。孰爲定論哉。又不獨此也。同一天人之理也。歸之修省。則爲正。參以術數。則爲妖。彼揣測天意。以爲如是者。當國亂常有誅殺之應。遂使草澤無聊。輟耕思變。而權奸誅鋤異已。動以應天爲辭。王莽以此愚天下。谷永以此愚其君。睦孟之徒。以此殺其身。貽誤莫大焉。故紀災異。以示修省可也。五行附會之說。其中固有可刪者也。春秋之法。求名而亡。欲蓋而章。孫可之論史。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故以遷序周繆。固傳蔡義爲非。彼宰

相且爾。何論其餘。是故處士視其志。遜世高蹈。而志于道義。可書也。遜世高蹈。而詭衆邀名。則不可。漢楊王孫是也。儒林視其行。通經學古。而謹恪無過。可書也。通經學古。而辱身賤行。則不可。晉韋謏是也。他如豪俠佞幸之徒。本不足錄。其有善可稱。與事關國家。書之可也。無善可稱。而罪不及君國。可無書矣。此中又有可刪者也。自唐宋來。鉤元提要。代有作者。然取節於字句。未當去取之義。且表志缺略。不得爲全書。但紀傳可以文士任之。志則各有專家。未易兼綜。而又以歷朝館閣所定。號爲正史。草茅刪改。疑于僭分。苟有啓沃之職者。任其事而論定之。使義例正。賞罰當。芟其煩蕪。歸于大雅。讀者不苦于浩繁。而善惡勸戒之旨。燦然可按。則上之朝廷。可以資治。下而學士大夫。亦得援古證今。不至蹈不學無術之譏。其於立身治人。亦庶乎有所補也。

經傳

古聖人之行事。不可得而見。而得之於經。古聖人之論說。不可得而聞。而亦得之於經。經者。聖人之意也。孟子論堯舜湯文。五百餘歲。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以後聖人之心。思學力溯前聖。猶賴五百年之見。知如此。後之儒者。其心思學力。未必盡如聖人。而生數千年之後。禮湮樂廢。典籍散亡。而追求聖人之意。噫。其亦難矣。易卦畫自羲皇。千餘年而文王周公演之。又數百年而孔子贊之。以成一書。其精微廣大。如天地之不可涯涘。而焦京之徒。主于卜筮。王何以降。入於莊老。至於宋儒。折衷諸家。援辭據理。較爲切近。而於左氏所載繇象。取類之富。變互之奇。其不傳者已多矣。況義文精意乎。典謨所紀。皆堯舜禹皋。觀而

告戒之語。殷盤周誥。則曉諭臣民之辭。其深奧佶屈已如此。伏生偏能記誦之。至於孔壁古文。文從字順。而偏遺忘此誠有故。不得不啓後人之惑。則以古人意深。後人意淺。可判也。經書中其明白簡易。莫如詩。其可依據行習。莫如禮。祭祀陳祖宗之德。燕饗通君友之情。按文以求其義。可也。國風贈答諸什。則非耳聞目見。安知作者何人。作者何意。疑信參半。固無足怪。儀禮古人所行之禮。如今之儀注。其字句古奧。多與近代殊。不便於誦讀。而代變新制。古禮又多不行。至明遂廢而不用。禮記中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蓋釋儀禮之書。儀禮詳禮之節矣。此則中其義也。當周末年。諸侯去籍。又經秦火。蕩析無遺。今儀禮十七篇。皆士禮。大夫禮。鄉禮。惟覲禮出於諸侯耳。王朝之典。無存焉。意禮儀三百。卽古儀禮十七篇之類。其散逸者。不可復識。禮記特存其義。而內則少儀曲禮諸篇。卽所謂威儀三千之類。漢人輯之。復附以書傳中之言禮者。以補其亡失。雖閒有不倫。然古之成書。歷代守之。未可以後人意見。輒加增毀也。至於周禮。整齊畫一。固無可議者。宋儒以介甫之故而疑之。夫聖人治天下。纖悉必周。彼分田授產之制。旣備矣。而天時人力不可齊。雖同田之中。不能必竟畝之如一。而冠昏喪祭。疾病天札。有出於常費之外者。緩急而無所資。則是天下有無告之民也。於是借貸之令。使服役於公。勾以爲息。其於民固自無害。介甫豈不知周禮意哉。其意欲以富強之術。矯宋之積弱。諸賢羣起而爭之。遂不得不引古誼以相折。曰收息亦周公遺法。此介甫之強詞也。而執此以疑周禮過矣。世之謂周禮爲僞書者。或以周都鎬京。無五服之衛。或以設官太多。千里之入。不足以給。此皆不足疑也。周禮爲經國久遠之書。亦曰一定之理。常